

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一 一之上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一 唐書

案孔穎達尙書正義云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元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先大夫尙書大傳定本日困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

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也段玉裁云五家之教是今文尙書例也三科之條是古文尙書例也三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臯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記之或曰夏史記之莫能別異故相承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二科之說喬樞謂段說未允說文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慙此古文尙書也與今文三家作訓者異又禾部引唐書曰稭三百有六旬此据徐鍇本也大徐本作虞書亦據古文尙書也與今文三家作期者異然則謂古文尙書無唐書之目今文尙書無虞夏書之稱豈其然與

堯典第一 一之上

案堯典稱唐書據尙書大傳堯典之前題曰唐傳以
後題曰虞傳咎繇謨之前題曰虞夏傳禹貢之前題
曰夏傳有書而後有傳伏生說堯典而作唐傳則伏
生所治尙書以堯典爲唐書以舜典爲虞書明矣說
文禾部引唐書曰稂三百有六旬心部引唐書曰五
品不愁則古者稱堯典爲唐書此其確證歐陽生爲
伏生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者伏生六
傳弟子夏侯勝爲伏生五傳弟子夏侯建卽勝之從
兄子三家經文皆出於伏生宜無不同也鄭君尙書

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蓋以虞夏同科堯典亦虞史所錄多言舜登庸事故統稱虞夏書此三科之條也虞夏書中實兼有二帝之典故又分爲唐書虞書夏書以三者并商書周書數之此所謂五家之教也觀論衡亦以唐虞夏殷周爲五家是其明驗矣

王充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尙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

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案論衡書解篇云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迹不傳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傳喬樅謂仲任著書立說於詩三家獨稱魯申公書三家

獨稱千乘歐陽氏此其習魯詩及歐陽尙書之明徵也

今文尙書一

班固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一家

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

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

十九卷 歐陽說義二篇

案顏師古注云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據志言兩

夏侯卷同而歐陽經獨三十二卷者蓋以後得之大

誓二篇增益之也伏生經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

其一卷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歐陽經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經亦從而增入特并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卷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尙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此據漢石經拓本言之要是夏侯之本也

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

尙書旋機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

又云書務以天言之

鄭元尙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

案書緯皆用今文鄭君贊從書緯說亦用今文家之言也

論衡須頌篇或說尙書曰尙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又正說篇尙書者以爲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尙書者得經之實矣

又曰尙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求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使鼂錯徃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又曰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

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案漢書儒林傳注引衛宏尙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鼂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之而已

又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與七宿也四七十二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篇夫尙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尙書及易禮各一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

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案文選王文考魯靈光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李善注引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東都賦注引尚書文同尚書正義本作曰若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亦作曰

與正義本同粵曰古今文之異今文曰若稽古古文皆作粵若無作曰者逸周書武穆解粵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逸周書本古文也據武穆解亦作粵若是古文作粵之證白虎通義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故云據白虎通引咎繇謨作曰若是今文作曰之證又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攷秦延君傳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尤足爲今文尚書作曰之明驗也

鄭元尚書注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

功

案陳壽三國志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尙書帝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攷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攷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攷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喬樞謂正義言鄭君解稽古爲同天用尙書緯說此今文誼也故與

賈馬古文說異高貴鄉公之言誠爲篤論矣

後漢書范升傳升遷博士奏光武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

又李固傳固所奏免百餘人共作飛章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案李固傳解說稽古之義亦以承天言之與范博士同是皆以古爲天用今文尙書家之訓故皆述所聞言之也升爲建武博士時尙書令韓歆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帝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令范博士可前平說升獨持不可退而奏言云云則升

非好古學者故知於尚書必習三家今文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堯者高也饒也言其興隆炳煥最高明也○又曰堯八眉八眉者如八字者也

案鄭元注大傳敘曰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攷唐書藝文志有伏生大傳三卷暢訓一卷隋志則無大傳而有暢訓先

大夫尙書大傳定本云案尙書大傳有略說一篇諸經義疏每引之暢訓當爲略說蓋形近之譌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夔龍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說夷

案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攷張生與歐陽生俱伏生所教弟子

見史記儒林傳始昌爲伏生三傳弟子兼通五經后
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戴德戴聖皆其弟子大
小戴禮記與大小夏侯尚書並出自始昌師傳既同
則其所述師說宜無不同矣茲故備錄之以爲參觀
互證之助焉

淮南子詮言訓曰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
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攝法治官
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焉辟地墾草者后稷
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
也故得道以御者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

伎藝雖多未有益也

案詮言訓以天况堯卽孔子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之意與鄭君所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天同功其誼正合然則今文家以稽古爲同天之訓夫有所受之矣是蓋孔氏之微言大義而秦漢以來經師相承舊說也

應劭風俗通義皇霸篇春秋暹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號諡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伏羲燧人神農尙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

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謹案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又稱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謹案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

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
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質使天下蒙化
皆貴貞懋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酌美嚳然
如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炳煥最高明
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案劉熙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
堯也義卽本之尙書大傳又尙書正義引譙周亦以
堯爲號皆從今文尙書說

曰放勳

史記三代世表高辛生放勳放勳爲堯帝堯起黃帝至

侂子五世號唐堯

又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案漢書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邇巫蠱未立於學官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攷史記五帝紀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
長老皆各徃徃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書缺有問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
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遷之言
如此然則遷所采取軼說皆擇其與古文尙書有合
者乃載之史記誠以尙書百篇伏生所傳僅二十九
篇而古文逸書得多十六篇較伏生爲稍備耳如堯
本紀言堯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至踐天子位焉云云

舜本紀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及轄
叟使舜塗廩穿井至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云云又
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至於是四門闢云云皆今文
尙書所缺時或散見於書傳而於古文逸書有合者
故云遷所載尙書多古文說也至其所錄尙書文字
則悉依今文段氏玉裁謂漢人援引尙書皆用見立
學官今文其說甚確喬樅聞諸先大夫曰五帝紀之
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
訓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箇篳楷
榮播旣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皆與今文胞

合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其大小夏侯二家未立
學官是則史記所據尙書乃歐陽本所述訓義亦令
文家之言也

又案段玉裁云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獨臯陶謨也
蓋堯典亦然帝堯曰放勛五字爲句逸周書武穆解
曰若稽古昭天之道此可證也漢策文亦多云惟稽
古喬樅謂此不盡然也據白虎通引咎繇謨以曰若
稽古咎繇六字連文則知今文家讀堯典亦以曰若
稽古帝堯六字爲句曰放勛三字爲句矣

劉向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

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漢書律歷志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卽位七十載

白虎通諡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

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

案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堯諡也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堯名皇甫諡同一云堯字喬樅謂堯非諡乃號也史記明言號唐堯安得以此為諡檀弓曰死諡周道也自殷以前未有諡法但以生前之號仍為死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尚書大傳說五帝之稱皆與堯為一例是伏生以堯為號史記從尚書大傳說故云號唐堯也尚書正義云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諡明上代質樸生死同稱以此堯舜或云號或

云諡也

白虎通號篇書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翼翼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遠歎聖之三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僣僣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案白虎通此文卽述尙書今文家之說所云推信堯道及風俗通所引尙書大傳舜者推也言其推行道德三推字皆當作推疑是傳寫之譌當据太平御覽引訂正爲推字

白虎通爵篇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
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申
候曰天子臣放勛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案據尙書中候則放勛乃堯之名此今文尙書說也
陸德明釋文引一云放勳堯字其說非是孔穎達正
義引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鄭知是名者以帝繫云
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也許慎說文解字力部云
勳古文作勛从員攷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
農曰勛讀爲勳勳功也今以說文殂字下引虞書曰

放勳乃殂落證之則尙書古文作勛矣勛古勳字三家尙書雖皆今文而亦時存古字此類是也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

論衡恢國篇堯以唐侯入嗣帝位

又吉驗篇堯體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

又須頌篇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宜无妄之灾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

堯堯亦美諡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

又藝增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欽明文憲晏晏

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唐章懷太子賢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

又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曰崇晏晏之政○注引尚書

考靈耀曰文憲晏晏

又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姿以寬宏羣下○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文憲晏晏

又陳寵傳曰宏崇晏晏○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憲晏晏

案章懷注數引攷靈耀皆作文憲則馮衍傳注所引亦當作文憲

又邳暉子壽附傳何敞上疏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自傷憲晏之化○注引鄭元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

案據何敞言憲晏之化益足證今文尙書之作文憲
晏晏矣其作文思安安者乃古文尙書堯典正義引
鄭尙書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
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尙書說也
鄭爲古文尙書注各如其字釋之故解思字與考靈
耀注文異義別尙書考靈耀本是今文故鄭君作注
皆用今文家說也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威儀表備謂
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
謂之思解欽字思字又與鄭注不同蓋讀思字爲憲
參用今文家說也

崔瑗司隸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

蔡邕司空袁逢碑其惠和也晏晏然

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

案晏字古通用安漢書古今人表有晏孺子卽左傳
之安孺子也

徐幹中論智行篇書美唐堯欽明爲先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資帝唐欽明之德

隸釋魏受禪表欽明文塞

案塞悉古相通用塞卽从塞省聲也思塞同部雙聲
故古文作思今文作塞或作塞也

允恭克讓

說苑敬慎篇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甚迄今而益章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讓古讓字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尙善曰讓其訓讓字與班固義亦相近

允恭克讓

韋昭國語注書曰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假于上下

漢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不顯之德假于上下中論法象篇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崇光被時雍之美

橫被四表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溘四表橫被無窮

又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

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案後漢書桓焉傳云焉傳歐陽尚書永初元年入授
安帝又鄧宏傳云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是安
帝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作橫被者當爲歐陽今
文本其作光被者乃大小夏侯之異文黃霸從夏侯
勝學尚書故引堯典文作光被也

又班固傳西都賦曰橫被六合

又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
鼓舞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聖德充塞假于上下

案說文人部云假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是古文今

文並同隸古定本尙書假字衛包皆改作格非是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國黎民於蕃時雍

史記五帝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徐廣曰馴古訓字下云便程東
作然則訓平爲便也○司馬貞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
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人能順人也平旣訓便因作便
章其今文作辯章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鄒誕生本亦同
也

又高祖功臣侯年表敘書曰協和萬國○又曰尙書有

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歲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
篤於仁義而奉上法哉

案史記述尙書多以訓詁代經文如此紀所引作能
明馴德合和萬國之類是也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

許慎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案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白虎通宗族篇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
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

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一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

案許叔重五經異義言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皆據異姓有服孔穎達春秋桓六年正義引尙書歐陽

夏侯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云云與白虎通宗族
篇文同是大小戴禮與大小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所
述師說亦皆相合於此又獲一左驗矣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案平當習歐陽尙書見於儒林傳是歐陽經作峻德
與大學所引文同

又王莽傳今九族親睦百姓旣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
又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
萬國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

又敘傳述地理志自昔黃帝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
南北

又高惠文功臣表敘杜業說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
政

又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
爲本也○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于是
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多也○師古曰尙書作
變而此紀作蕃兩說竝通

案易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

劭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尙書作於變今文尙書作於蕃韋昭以蕃訓爲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

論衡藝增篇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僂跛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尙書云萬國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夫千與萬數之大名

也故尙書言萬國

又儒增篇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國詩言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克明俊德

論衡程材篇堯以俊德致黎民雍

叶和萬國

論衡齊世篇經言叶和萬國

案此亦今文尙書之存有古字者說文叶字云古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協處之同和也从彳从十

辨章百姓

詩小雅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辦章

癸辛雜識前集引尚書大傳曰辦章百姓百姓昭明

班固典引曰愔睦辦章之化洽

辯章百姓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職在辯章百姓○注引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元注云辯別也章明也

采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篇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采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

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案說文采部云采辨別也讀若辦又井部彘字云采古文辦據此則尙書古文當作采章今文當作辦章辦辯古書通用其作便者音同假借字爾雅釋訓便便辯也是義亦與辯通伏生尙書雖用今文間亦存有古字如九其傳使民采采卽辨別之辦今本皆改爲平平白虎通所引尙書采章百姓之改作平章亦猶是也史記作便章蓋本之歐陽尙書他所引作采章辯章者殆大小夏侯之異文與

協和萬邦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協和萬邦假于上下

案桓榮習歐陽尚書授明帝經見後漢書榮本傳則明帝所受尚書乃歐陽之學也

於元時雍

洪适隸釋漢孔宙碑於元時雍

案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元卽今之丕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假借古音弁讀如盤喬樅謂作丕者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丕樂也義見爾雅釋詁弁樂也義見詩小弁毛傳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史記五帝紀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

民時○索隱曰尙書言厯象則此言數法是訓厯象二字謂命羲和以厯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時也

又厯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漢書律厯志厯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閔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案尙書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
爲北詩檜風正義引尙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
則黎爲北正也韋昭引唐固說亦以火當爲北北陰
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
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
官也

又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又食貨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是爲政首

又百官公卿表敘書稱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

授民時○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也

又魏相傳相上書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曰麻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又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桴鼓之相應也

案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則尋所說尚書是小夏侯之學也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制書昔堯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厯明時可謂正矣

案後漢書章帝紀言肅宗於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又桓郁傳言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是章帝於尙書習歐陽桓君大小章句之學也

律厯志又曰若夫祐術開業溥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厯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厯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

又魯恭傳恭上疏曰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又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又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

又襄楷傳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厯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

爲萬世之法

又劉陶傳陶議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許慎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

案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說文解字亦部昊字云春爲昊天元氣昊昊从日亦亦聲

案此亦用今尙書說也許君異義以古尙書說爲長而於說文仍从今尙書家爲訓蓋以經師相傳如是且與爾雅相應也

王符潛夫論愛日篇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
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
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
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窮而力
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
促短者非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而力不足也聖人深
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繇役而爲民愛
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又班祿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
平民無姦慝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

徐幹中論厯數篇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躪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灾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康樂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無失也

三國志魏武紀注引王沈魏書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

分命羲仲度嵎鐵

尚書正義云夏侯等書宅岫夷爲宅岫鐵

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今文宅皆爲度宅度字同讀當從度蔡邕石經本作度蔡石經是今文也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此下經度西曰柳谷賈公彥以爲伏生大傳是伏生本作度也由此以推則下文宅南交宅朔方今文亦皆作度也段玉裁云正義引夏侯歐陽等書宅岫鐵字作宅蓋誤依古文尚書耳楊雄方言度尻也東濟海岱之間或曰度與今文尚書合

度郁夷

史記五帝紀分命羲仲尻郁夷○裴駟集解曰尚書作

碣夷○索隱曰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案此引作尻者于長以訓詁代經文也禹郁一聲之轉據尙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禹鍤也

度禹鍤

尙書釋文云尙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鍤

案鍤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從夷作鍤
鍤鐵字同禹夷卽碣鍤之消文今文尙書或作碣鐵
或作禹鍤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土部云
碣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从土禹聲
尙書曰宅碣夷許所據作碣夷及陽谷者皆古文尙

書也江聲以爲冀字蓋誤也當爲青州禹貢云碣夷
既略青州分也

曰湯谷

曰湯谷

史記五帝紀曰暘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竝
依尙書字按淮南子日出湯谷浴于咸池則湯谷亦有
他證明矣

案說文彘部云彘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樽桑彘木
是湯谷爲日出之所故淮南子云日出于湯谷又攷
說文日部云暘日出也唐書曰曰暘谷山部云暘山

在遼西一曰嵎鍤。陽谷也。據許引古文作陽谷。疑陽谷。陽谷湯谷皆三家尙書之異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又贊曰。宅是嵎夷。曰乃陽谷。

論衡說日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謂之日中。儒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於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誠實論之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大小前後若一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貢見之則紀十日天地之間物氣相

類其實非者多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寅賓出日

尚書大傳略說曰春迎日於東郊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放馬融注周官韋昭注國語皆云天子以春分朝日均用伏生大傳說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出

案史記言敬道日出者此以訓詁代經文也放說文寅辰名寅敬惕也則此寅字當作寅故史記以敬代

之李璇孔子庶碑作賓賓集韻亦引賓淺納日皆其證也爾雅釋故寅敬也李善文選注引爾雅云賓敬也是爾雅字亦作賓矣賓尙書釋文云賓如字徐音儻說文人部曰儻導也據史記以道字代賓字則知尙書蓋假賓爲儻導之儻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辨秩東作

辨秩東作

周禮馮相氏注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賈公彥疏曰按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案鄭君注周禮用今文尙書故皆作辨秩史記索隱引尙書大傳作辯秩其文微異

尙書大傳唐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萬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

便程東作

便秩東作

史記五帝紀便程東作○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

作平秩音然尙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
便課其作程者也○張守節正義曰便程竝如字後同
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
期

案史記集解引尙書傳亦作便秩東作然則作便程
者蓋歐陽家之異文也古文秩作𠄎說文豐部云𠄎
爵之次弟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𠄎東作此据古文
經也尙書釋文云平馬作萃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
此攷爾雅釋故抨使也馬融蓋讀萃爲抨段玉裁云
古者平辨皆訓使如雜詁萃來以圖漢書劉向傳作

平來以圖又侔來示予漢人所引亦作辨來示予書
序王俾榮伯馬本俾作辨詩桑柔傳云非使也爾雅
釋故云俾拼抨使也集韻十三耕曰拼抨侔迸平萃
六字同玉裁謂平與辨清真之合平與俾清支之合
也詩書作從草之非萃皆字之假借也說文引虞書
作平馬作萃鄭作辨此均古文尙書而因音近不同
也尙書大傳辯秩辯在皆作辯史記五帝紀皆作便
此皆今文尙書辨辯便古皆通用不得云今文與古
文異也

平秩東作

孟子萬章篇趙岐注曰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案趙邠卿注孟子所引書皆三家今文尙書而字作平或三家今文亦有作平者或後人改之皆未可定也

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史記五帝紀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尙書大傳曰王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王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王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王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歛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

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
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云虛北方元武之宿
八月昏中見於南方籍公家之常徭

禮記月令正義引尙書考靈耀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
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
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
王者南面而立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
力役故敬授民時

案考靈耀之言與伏生書傳同大傳於主冬者昴云
云下有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十一字義更完

備

宋李昉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尙書考靈耀曰鳥星爲春
候火星爲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虛星爲秋候昴星
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鄭康成注云虛星北方
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母也

淮南子主術訓曰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
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

案淮南王時尙書唯有歐陽氏傳伏生之學初立博
士主術訓云云皆用今文家尙書說也

說苑雜言篇古者有三四時者王春者張昏而中可以

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至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
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至秋者虛昏而中可以
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至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
伐田獵蓋藏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
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
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
以其動之時也

案說苑此節全據尚書大傳之文古者聖帝明王恒
以民事爲重民之大事在農故尤以農時爲先務立
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每屆一時必以所當務者上告

于天子下布之民無廢事農無失時而萬物得以各遂其生矣厥後夏小正時則月令諸書皆本之堯典孔子刪定百篇以堯典爲首尊而重之若天書然謂之曰尙書蓋以此也

厥民析鳥獸字微

史記五帝紀其民析鳥獸字微○集解曰乳化曰字尙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

案說文解字敘云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解字云尾微也劉熙釋名云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汗簡云古文尙書字作孳則作字微者是三家今文矣戰

國策尾生高高誘注以爲卽論語之微生高是尾與
微通也

高誘呂覽仲春紀耕者少舍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
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

申命羲叔度南交

史記五帝紀申命羲叔尻南交

案尙書正義云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旣稱幽則南
當稱明從此可知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竝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
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

言義可通矣

尙書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茶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注云吁茶讀曰噓舒

辨秩南譌

尙書大傳曰中夏辨秩南譌

便程南譌

便程南爲

史記五帝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便程南爲云爲依字讀言東作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勤農之事

辨秩南偽

漢書王莽傳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予
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以南巡必躬
載耨每縣則媯以勸南偽予以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
穫以勸西成予以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
案據此足證三家今文有作南爲者偽卽古爲字也
淮南天文訓曰歲旱禾不爲高誘注云爲成也禾成
於夏故曰南爲古偽字多消文作爲說文解字爲母
猴也作爲之爲當從人作偽字引申之爲詐譌爾雅
釋詁載謨食詐偽也載謨者謀爲之爲食詐者虛偽

之僞兼二義也索隱本史記作南爲爲僞古書通用
以南爲訓作耘媾蓋亦三家今文之說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史記五帝紀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案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注云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
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讐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
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
與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鄭君注
周禮多據今文尙書其釋致日致月云云卽此經敬

致之義經獨於夏言敬致者蓋舉一以例二時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史記五帝紀其民因鳥獸希革

漢書鼂錯傳錯言守邊備塞事日揚粵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耐暑

案詩斯于正義引鄭尙書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與鼂錯言鳥獸希毛說同希字卽稀之消借攷漢書
鼂錯傳云孝文時天下亡治尙書者獨聞齊有伏生
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
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顏

師古注云謂稱師法而說其義則此所稱卽述伏生
尚書之說也儒林傳注師古又引衛宏定古文尚書
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
與頽川異錯所不能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
而已王充論衡又言景帝使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
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攷史記及
漢書儒林傳皆云寬受尚書於歐陽生不云鼂錯所
傳仲任之語未詳何據然寬本傳言寬以郡國選詣
博士受業孔安國則寬治尚書實不一師蓋先受業
於歐陽生後又從鼂錯傳伏生所授尚書最後又受

可證谷與穀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
本穀作谷亦其證也虞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言古
大蒙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案作昧
谷者古文也鄭注古文尙書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
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爲大蒙淮南子云日淪于蒙谷
是謂定昏蒙谷卽昧谷日之將入有蒙昧之象也

申命和仲度西土曰柳谷

史記五帝紀申命和仲尻西土曰昧谷○集解曰徐廣
云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駟案鄭元曰西者
隴西之西今人謂之覓山○索隱曰徐廣曰昧一作柳

柳亦曰入處地名

案据鄭君周禮注引書作分命與上文羲仲同申字疑傳寫之誤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曰柳谷也

尙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案作昧谷者鄭注古文尙書所改讀之字也仲翔言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又言古大篆卯字反以爲昧此乃仲翔考之不審誤例卯字爲卯耳古文尙書蓋本作卯谷卯卯二字形似易溷故裴松之注亦以爲與日辰非字字同音異也段玉裁云周禮鬻柳注云

故書桺作檟鄭司農讀爲桺檟從木賀聲質從貝卯
聲而先鄭讀檟爲桺此於疊韻求之也後鄭注尙書
讀卯爲昧此於雙聲求之也正與詩箋茅蒐韎聲茅
韎雙聲一例若尙書古文是卯字則鄭豈不能比合
今文桺穀爲說虞不細考謂壁中與伏生合而妄譏
鄭君非是

寅餞入日辯秩西成

尙書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
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歛以順
天道以佐秋殺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餞滅也滅猶沒也丁度集韻一
十八僮云淺滅也書賁淺納日馬融讀通作餞馬讀
餞爲淺蓋据古文家說今文作餞字則有大傳確然
可據也段玉裁云古文尙書當作淺今文尙書當作
踐尙書大傳餞字恐後人用今本尙書改之五帝本
紀曰敬道日入與上文寅賓同訓尙經文作餞不得
釋爲道也說文曰踐履也蹈踐也道與蹈音同春之
敬道道與導同秋之敬道道與蹈同謂蹈履日入之
路也蓋今文尙書作踐故馬從之讀古文尙書之淺
爲踐釋之曰滅也喬樅謂段云道與蹈同謂蹈履日

入之路訓義未晰以大傳餞字爲後人所改此不然也史記載此經於寅賓寅餞皆以敬道爲訓詰道卽導字導猶引也兼有迎送二誼周語候人爲導注云謂賓至爲先導也此迎來而導之使至者也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此送往而導之使去者也寅賓者迎日所出之意故曰敬道日出寅餞者送日所入之意故曰敬道日入如是訓釋經文誼實明順不煩辭費何必分別春言敬道爲導引之導秋言敬道爲蹈履之蹈哉至謂古文尙書作淺馬讀爲踐亦恐不然據釋文云餞賤衍反馬云滅也不言馬

本作淺也集韻云淺滅也書賁淺納日馬融讀据丁
度語則是馬融讀賤爲淺非讀淺爲踐也踐與殘字
通踐之訓滅乃六書假借之義淺與沒義近淺之訓
滅亦六書轉注之意段必以爲古文作淺今文作踐
未免勇於自信矣

又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
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
方者秋也○注云秋收斂貌

案愁字先大夫云當如禮記作孳字之誤也注秋字
亦當作孳爲正

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中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
其民夷易鳥獸毛毳

案史記其民夷易臧氏琳云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
兩存之易平也以鼓切又案說文毛部毳仲秋鳥獸
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訓義與僞
孔傳異攷僞傳多與王肅注同三國魏志王肅傳言
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注是
肅所注多用古文家說然則說文毳字之訓蓋采今
文尙書說也

申命和叔度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

史記五帝紀申命和叔尻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尙書大傳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荼也者陰陽

之交接萬物之終始也○注云吁茶氣出而温呼吸氣入而寒温則生寒則殺也

案大傳於朔易云朔始也於朔方朔字無訓是伏生尚書本作北方與史記所錄堯典文同也

淮南墜形訓西北方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闔都聚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

辯在朔易日短

尚書大傳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闔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案此據太平御覽時序部所引作朔易與周禮馮相氏注引中冬辯在朔易賈疏以爲據書傳而言文正相合又攷說文月部云朔月一日始蘇也與伏生訓朔爲始亦合江聲據索隱所引大傳謂今大傳作朔易者乃後人所改伏生本實作伏物推之尙書亦作伏物大傳云北方伏方也萬物伏藏之方是伏物之誼也喬樅謂江說未允據太平御覽引伏生大傳辯在朔易明云朔始也則不得以辯在朔易爲非伏生本尙書其又作便在伏物者當是伏生兼載異文如下文所稱傳曰天子命三公以冬謹蓋藏云云亦兼

採舊傳之例耳

星昴以正中冬厥民燠鳥獸氄毛

史記五帝紀曰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
徐廣曰氄音茸○集解曰駟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
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溫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奧煖也文選楸白馬賦李善注
引鄭元尚書注曰奧內也馬鄭訓各不同馬從今文
家說故訓爲煖與史記其民燠誼合鄭君奧內之訓
蓋用古文說

鳥獸氄毛

漢書鼯錯傳錯言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案鼯錯親受尙書於伏生疑鳥獸毳毛卽本堯典之

訓

鳥獸麤毛

說文鬣部鬣字重文麤云或从朕虞書曰鳥獸麤毛

案說文毛部云穉毛盛也虞書曰鳥獸穉髦此古文也則麤下引虞書當爲今文矣鄭君注旣夕記馬不齊髦云今文髦爲毛足證許所引麤毛亦据尙書今文也但未詳爲何家異字耳隸古定本尙書作鬣毛

與史記文同釋文引馬融云氾溫柔貌段玉裁云隼聲在古音十三部禱聲在古音十五部而禱可讀如述如詩傳適述是也述可讀如允如仲允膳夫漢書作仲術是也故隼聲亦作禱聲釋文氾如勇反徐而允反又如充反仙民而允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如勇如充皆轉音也

帝曰咨女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索隱曰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是天度數也而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爲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六十五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若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爲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

案說文禾部云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稭三百有六旬此古文尙書也江聲云稭則禾一熟故字从禾與率同意復其時者謂二十四氣復其始之時是也說文又云百古文期从日丌隸古定本用今文作朞字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信飭百官卽允釐百工之訓徐廣音義曰飭古勅字勅本音賚與釐聲相近衆功皆興卽庶績咸熙之訓庶衆績功咸皆熙興竝見爾雅釋詁文

漢書律厯志書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衆功皆美

案此引書作定四時白虎通四時引尙書亦作定與
史記述堯典文不同此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之異
文也江聲云正字是也隸古定本尙書作定定古文
正字開元本改作定誤矣

白虎通四時篇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
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尙書曰晷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
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春秋物
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日蒼天夏日昊天秋日旻天冬日
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天等是也

案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
蒼天卽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白虎通多主大小
夏侯說然則以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者蓋夏侯氏之
說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
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揜號其成功之稱尙書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是也

蔡邕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傳曰五歲再閏天道迺備夫

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百揆允當庶績咸熙

庶績咸熹

揚雄劇秦美新曰百工伊凝庶績咸熹

案熹與熙古通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作熹字蓋亦
三家尙書之異文今美新文熹字誤爲喜非是段玉
裁云賈魴作滂熹篇言滂沱太盛或誤作滂喜匡謬
正俗亦言熹誤爲喜字誤讀喜音然則揚雄文喜字
熹之誤也又釋文熙許其反興也玉裁按興也之上
有脫文陸氏音義之例舉馬鄭之異孔者附之音後

偽孔訓廣興非孔義當有馬云鄭云字蓋用今文家
說與史記合熙亦訓美者釋詁云熙光也美卽光之
意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嗣子朱啓明帝曰吁監庸可
乎

史記五帝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
堯曰吁頑凶不用○正義曰言將登用之嗣位也帝王
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皇生丹朱

案說文白部云屬詞也从白屬聲屬與疇同虞書帝
曰屬咨又糸部云緜純赤也虞書丹絺字如此此皆

古文也庸字隸古定本尙書作訟釋文云馬本作庸
按作庸則與上文登庸相應言丹朱嚚如用之其可
乎史記云吁凶頑不用是遷所据今文尙書亦作庸
字故以用爲訓誼也

又案疇咨或作訓咨疑亦三家尙書之異文後漢書
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曰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
以訓咨漢劉寬碑開學稽古訓咨儒林訓咨二字蓋
皆本於堯典錢大昕云說文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
之春秋晉侯州滿史記作壽曼古書酬酢字亦作醕
醋皆其通用之驗

三國魏志文帝令曰軒轅有明堂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

又蜀志譙周上疏曰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尙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

帝曰咨疇咨若予采謹兜曰都其工方鳩僉功

史記五帝紀堯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其工旁聚布功可用○集解曰鄭元曰其工水官名

案史記上文云堯曰誰可順此事卽此疇咨若予采之訓疇誰也若順也采事也竝見爾雅釋詁釋言謹

兜隸古定本作鵠。鵠，說文鳥部。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尙書，兜作
咬，江聲以爲鵠字不見。說文則咬字可從鵠字，不可
從也。喬樅攷《說文》走部云：逌，歛聚也。从辵，求聲。虞書
曰：旁逌，屨功。此古文尙書也。人部云：屨，具也。从人，屨
聲。讀若汝南。滌水。虞書曰：方鳩，屨功。此所引書當爲
今文尙書。鄭君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其證。已
鳩字，或作救。見徐鍇《說文繫傳》。

又案段玉裁云：凡古文尙書作方，凡今文尙書作旁。
如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論衡作旁告。
皆可證。《士喪禮》注曰：今文旁爲方，竊謂儀禮則今文

爲方古文爲旁尙書則今文爲旁古文爲方廣雅釋
詁曰方大也此古文家說也又曰旁大也此今文家
說也喬樞謂段說非是三家今文間亦存有古文如
放勳作放勛協和作叶和容川作濬川之類皆古文
也必執一以概例之未免近於固矣

淮南本經訓堯舜之時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
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邳陵赴樹
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甯其性是以稱堯舜以
爲聖○注云振動也滔薄也壅防百川滔高陘卑以害

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
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
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
四海溟泮無涯畔也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廙澗
水名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
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其工理水

案張衡不信讖學故援尚書鯀理洪水之文以春秋
識爲疑然據鄭君尚書注以其工爲水官名則堯典
驩兜云其工方鳩僝功當爲指理水言之謂其廣聚

人徒而具功事也國語周語言其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韋昭注引賈侍中云其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與高辛氏爭王或曰其工堯時諸侯今證以淮南子所載其工振滔洪水以溥空桑云云足見堯時其工實有理水之事惟其治水不能疏流導滯務在壅防百川滔高墮卑而天下仍受橫流之害故堯屏而不用而謹兜之徒乃復舉鯀使理洪水迨後鯀殛禹與其之從孫四嶽復佐禹治水有功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具見國語則是亦有幹蠱之人矣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史記五帝紀堯曰其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案史記述堯典文如此亦以訓詁代經文也

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曰靖言庸違象恭
滔天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後漢書楊賜傳曰驩兜其工更相薦說

中論考偽篇曰萬事錯雜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
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靖言庸回

論衡恢國篇曰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其工私之稱薦於
堯

案此卽指堯典驩兜薦其工之事傳寫者錯誤耳當
作其工之行靖言庸回謹兜私之稱薦於堯於文始
順左傳文公十八年云靖諧庸回是謂其工卽此經
之靖言庸違也回違古書通用驩與謹亦相通蓋皆
三家尙書之異文靖隸古定本尙書作靜中論引亦
作靜或亦三家之異文抑後人依今本尙書改之未
可知也攷韓詩鄭風有靖家室章句云靖善也歐陽
詢藝文類聚引作有靜家室靜善也是靖靜古字通
史記云其工善言是亦訓靖言爲善言僞孔傳乃云
靜謀也其義與今文家異毛詩大明篇厥德不回傳

云回違也常武篇徐方不回箋云回猶違也山海經
驩頭國亦作謹頭皆古書通用之驗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史記五帝紀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

又夏本紀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
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

案說文山部云岳古文嶽則尙書今文皆作嶽字又
辟部云辟治也从辟又聲虞書曰有能俾辟此古文

也據漢書地理志引禹貢蒙羽其乂雲土夢作乂均
爲乂字知此俾度今文亦皆潛借作乂也證以後漢
書禰衡傳孔融薦衡表益信洪與鴻古書通用故洪
範亦作鴻範皆三家尙書之異文也

詔四嶽

白虎通爵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
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
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帝曰詔四嶽

論衡感虛篇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
求賢者

後漢書禰衡傳孔融薦衡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帝曰吁咈哉放命圯族嶽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
九載積用不成

史記五帝紀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
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正義曰爾
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
各自紀事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
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復
始也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按功用不成水害
不息故放退也

又夏本紀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獄曰等之未有
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獄用鯀治水九年而
水不息功用不成

漢書傅喜傳傳太后詔曰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
令毀其族類

又朱博傳龔勝等議曰今博曼放命圯族

案儒林傳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梁陳翁生翁生
家世傳業授楚龔勝是勝習歐陽尚書也

又漢書敘傳注孟康曰尚書云方命比族言鯀之惡壞
其族類

案隸古定本尙書亦作方命正義引鄭注云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與應劭解同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皆從今文家說蓋古字方與放通僞孔傳讀方如字訓爲方直其義非是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入之心也

又郎顛傳顛條便宜四事曰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案後漢書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震少好學受歐陽
尚書於桓郁子秉孫賜曾孫彪均傳家學固世習歐
陽氏及桓君大小章句也

趙睦吳越春秋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
闕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安悼黎元之罹咎乃
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
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
不可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
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於羽山

鯀投于水化爲黃能因爲羽淵之神

中論智行篇書美帝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其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尙未之信也若非堯則四裔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又審大臣篇苟以衆譽爲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

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尙書次及四嶽舉鯀帝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宏猶有

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
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
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
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
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
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
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
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之間輕
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
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

又高堂隆傳隆曰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

案江聲云尙書正義引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思憂勞詘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時運當然者謂无妄之氣也王充論衡寒温篇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灾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麻志云易九厄曰初八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

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
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
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案易九厄者
孟康以爲易傳蓋卽易无妄也陽九謂旱九年陰九
謂水九年其七五三亦皆以水旱年數也計一元四
千五百六十歲加災歲五十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
歲堯時鴻水是陰九之厄故云時運當然人力所不
能治云詘己之是因人之非者卽後漢書鄭興傳興
疏所云堯知鯀之不可用而用之者詘己之明因人
之心也則馬說固有所本矣又正義引李禹注云堯

雖獨明于上衆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
以供一切之求耳此說亦同馬誼喬樅謂据禮記祭
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史記夏本紀
云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績吳越春秋云舜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
舉爾嗣考之績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
委任而已觀其曰修曰續曰嗣皆承鯀而言之則鯀
之治水非全無益但不能成功耳鄭興及馬融之言
夫固有所受之也興雖長於古學然當西漢之時古
文師說多本之今文故孔氏壁中書增多之十六篇

以今文所無遂亦絕無師說然則興之此言必與今
文家說大指相同從可知也東漢經師治古文尙書
者皆先通今文如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而逵本傳
言其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又尹敏少爲諸生習歐陽
尙書後受古文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尙書而楊倫傳
言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尙書劉陶明尙書爲之訓詁
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古
文皆見於後漢書章章可考者也融與兄續俱馬巖
之子續明尙書非治古文者故融爲古文尙書作傳
亦兼用今文家說

蔡邕獨斷曰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季

案說文禾部季字稔字竝訓穀熟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鮮不五稔杜注曰稔季也熟也穀一熟爲一季是歲之曰稔亦與季同意也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嶽曰鄙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

史記五帝紀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

者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否德否鄙古字通用論語予所
否者論衡問孔篇引作所鄙者江聲云依字當作曷
曷者曷陋加邑傍則爲都鄙今則廢曷字通作鄙矣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曰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
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明明揚仄陋

後漢書劉毅傳毅上書曰顯揚仄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舉英奇於仄陋

師錫帝曰有矜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

史記五帝紀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

有鰥在下曰虞舜

尙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案矜鰥古多通用如詩小雅何人不矜韓詩作鰥是也

又曰昔舜耕于厯山漁于雷澤之中陶于河濱販于頓
卽就時負夏

又略說曰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道德以循堯緒也

論衡定賢篇聖人難知賢人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知之如何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而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

潛夫論潛歎篇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其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

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故堯參鄉黨以得舜

風俗通皇霸篇舜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又山澤篇墟謹案尙書舜生姚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三國魏志明帝紀漢獻帝禪位冊曰師錫帝命

又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尙書堯典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進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庾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

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
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
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舜非
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

史記五帝紀舜冀州之人也耕厯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鄭元曰厯山在河東
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曰濟陰定陶
而南陶邱亭是也壽邱在魯東門之北

又曰舜耕厯山厯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
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

淮南原道訓昔舜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堯塢以
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
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
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
一人夫能理三苗朝芻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
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說苑雜言篇曰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
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

堯也

又反質篇曰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

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假姦

史記五帝紀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烝烝乂不格姦惠棟曰楊孟文石門頌云烝烝艾是本諸尙書然則古文尙書作艾也艾乃今文耳喬樞又攷說文女部云悤古文姦从心旱聲則古文尙書當作悤爲正其假字作格皆唐

衛包奉敕所改也

又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
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
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又曰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
在側

劉向新序雜事一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
瞽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
瞽瞽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
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

卷一
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
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
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孔子曰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舜之謂也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昔者虞舜孝之至
而不中於瞽叟

又鄒陽傳陽上書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
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
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

又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親析而不殊○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以殺舜爲事舜
爲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

案此詔又見昌邑王賀傳

後漢書隗囂傳囂上疏曰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
則受

又第五種傳臧昊上書曰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又崔實傳崔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

又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象傲終受有鼻之封

又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至孝烝烝

又宋意傳意上疏曰至孝烝烝

案顯宗從桓榮受尚書則所習歐陽今文也宋意本傳言意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意少傳父業則意所稱是大夏侯今文也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仰慕有虞烝烝之化
論衡恢國篇舜之烝烝

三國魏志樂陵王茂傳太和元年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

帝曰我其試哉

史記五帝紀堯曰吾其試哉

案尙書正義云馬鄭王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今據史記以訓註代經文有堯曰二字則知今文尙書此經實有帝曰也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五年詔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女子時觀厥型于二女

史記五帝紀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正義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視其爲德行於二女以理家而觀國也

蠶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

史記五帝紀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正義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又曰堯於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又曰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正義曰括地志云媯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按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一泉下南流者爲媯水北流者爲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又荀悅傳悅申鑒曰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三國志注引獻帝禪魏王冊詔曰釐降二女以嬪于魏又魏志后妃傳敘曰二妃嬪媯虞道克隆

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五帝紀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案江聲云帝曰欽哉此是飭舜之詞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偽孔氏分此以上爲堯典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姚方興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云亂經蔑典皆尙書之辜人也

淮南齊俗訓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

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
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
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也

說苑君道篇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
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
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
子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
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
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
法而天下治矣

案史記集解引鄭君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其說與淮南子及說苑合

論衡恢國篇舜以司徒因堯授禪

三國志注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贈冊曰昔帝堯元愷既舉四凶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外平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德冠百王功高嵩嶽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譙周古史攷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

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載漢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

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

案尙義正義引鄭注云賓讀爲儻舜爲上儻以迎諸侯據鄭說與史記所言諸侯遠方賓客皆敬訓義亦合攷明帝習歐陽尙書者詔所云云蓋用歐陽氏說也

後漢書禰衡傳孔融薦衡疏曰增四門之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尙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

下於大麓之野○注云肖似也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
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紂也

又珍寶部引尚書大傳曰堯數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案吳淑事類賦九引尚書大傳同

徐堅初學記帝王部引尚書大傳曰舜耕于歷山堯妻
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

案文選李善注引大傳云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
華之玉

路史發揮引大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
麓之野○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祿也古者天子命大

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
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淮南脩務訓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
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
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
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
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

又本經訓堯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
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
和粢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

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憊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者乎非帝堯其孰能行之

史記五帝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

又曰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又曰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爲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索隱曰言以笠自扞己身有似鳥張翅而輕下得不損傷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

工上廩是也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正義曰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

論衡吉驗篇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叟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故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

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天命踐天子祚

案論衡吉驗篇之言與史記五帝紀合此蓋亦歐陽尚書說也惟塗廩浚井論衡以爲在未逢堯時爲有小異耳攷論衡書解篇於書家獨舉歐陽公孫是其治歐陽尚書之明證太史公時尚書獨有歐陽博士知史記所據尚書是歐陽氏學故充述書家說與史記所載同也又攷孟子萬章篇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

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林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
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趙岐注云完治廩倉
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
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拵其
井以爲舜死矣象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
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
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
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欲以牛羊倉廩與其
父母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張彫弓也天子

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
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
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
情也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
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與史記所言正同亦
惟史記以爲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爲有
小異耳趙岐於前章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云帝堯也堯使九子
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
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

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
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然則據
邠卿言可知史記及論衡所述亦皆在逸書舜典篇
中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故得有古文
說其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伏生所傳今文而亦有
古文說者伏生爲秦時博士在未焚書以前尙書百
二十篇皆伏生所肄業者特其後求所藏壁中書僅
存二十九篇耳生旣年老不復記其全帙然其殘章
剩句時見於大傳中皆與古文有合者又兒寬事歐

陽生受尙書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夏
侯勝從始昌受尙書又事兒寬門人簡卿又從歐陽
氏問以傳夏侯建故三家尙書章句時有逸書所載
者具採入其中也此浚井一節以當時情事言之舜
既從匿空出去自應先反其官象於揜井後方與父
母議所分然後往豈能先止舜官居而鼓其琴太史
公所述在尙書殘闕之餘不如孟子所見完書爲得
其實矣

又知實篇曰聖人不能神而先知虞舜大聖瞽叟與象
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之情早諫豫止既無

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弟與父得成殺已之惡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也

後漢書寇榮傳榮上疏曰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水經濁漳水篇酈道元注引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案此所引亦尚書說非經文也據淮南子說堯典亦云贈以昭華之玉又初學記及李善文選注引大傳均有堯贈舜以昭華之玉語是今文家說如此水經注或引尚書中候文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

又張竦草奏莽曰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尙書事如今尙書官矣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曰總覽大麓經營天物又竇憲傳班固燕然山銘納于大麓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和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風俗通山澤篇麓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

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王上書曰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元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又曰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於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

論衡正說篇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尙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子時觀厥型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

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不須觀試精耀相照曠然相信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告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大麓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

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皆失實之說也

案論衡所駁尙書說疑指大小夏侯之學何以明之漢書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攷儒林傳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譚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據元帝報定國書有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語是用大夏侯說可知時定國爲丞相凡三公丞相皆可云大錄不必居攝也又據桓譚新論言試於大麓爲領錄尙書事則亦守小夏侯之說者

何以驗之新論稱秦延君能說堯典延君固從張山
拊受小夏侯尙書者也或曰麓古文从录作禁禁录
皆从录聲同聲者多同義訓詁多通於聲疑以大麓
爲大錄是古文家說喬樅謂此不然也論衡感類篇
說金騰風雷之變古文今文解各不同仲任則明稱
古文家以別之今正說篇但言說尙書者是乃博士
之說亦今文家言也仲任守歐陽氏師說故駁大小
夏侯大錄之解而不從其義耳

又案大麓之解歐陽夏侯說各不同尙書釋文言馬
鄭注尙書皆云麓山足也古文尙書注馬鄭義雖缺

佚不完然皆不爲大錄萬機之解知古尙書與歐陽說同据鄭注書序於舜典云入麓伐木此語當必在舜典逸篇中也漢書王莽傳張竦稱莽功德引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莽自言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及班孟堅封燕然山銘納于大麓維清緝熙皆當爲大小夏侯尙書說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循唐典之明憲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與鄭大傳注說合又魏受禪表曰義莫顯于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麻數在躬皆以大麓及受終爲居攝卽眞事亦皆用大小

夏侯說王肅注古文尙書云麓錄也肅好與鄭立異
故不從鄭君書注入山伐木之說而訓爲大錄也

帝曰假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不怡

史記五帝紀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
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
懌也

舜讓于德不台

史記自敘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
也

案史記自敘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徐廣音義曰
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又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少
卿書曰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皆用今文尙
書堯典字台卽怡之消文史遷台怡通用段玉裁云
禹貢祗台德先鄭注訓祗台爲敬悅然則台悅古訓
也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懌索隱曰懌一作
澤懌字說文無之澤卽今懌字徐廣在晉末宋初其
時今文久亡而不台謚哉祖飢猶能數典者或其書
僅存或雖亡而佚見於他說且蔡邕所勒石經文固
未亡也台古文尙書作嗣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

一也魏晉時古文尙書窳盛今文尙書漸亡隸釋載
魏公卿上尊號云讓德不嗣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甲
子魏王上書亦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皆據古文尙
書也台聲司聲古音同在弟一之哈部是以公羊治
兵作祠兵韓詩嗣音作詒音今文秦誓俾君子易嗣
作俾君子怠與此嗣作台正同此駁異之因乎音韻
者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攘○章
懷注引前書曰舜攘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

案文選典引篇李善注引尙書曰舜攘于德不台漢

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然則章懷注所云前書音義台讀曰嗣卽韋昭之說也攷漢書王莽傳張竦草奏稱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此嗣字乃後人所改漢書原文實作不台證以後漢書注引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如原文作嗣則音義何煩改讀乎又證以文選注引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如原文作嗣則韋昭當直引古文尙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否或列古今文之異同曰今文嗣爲台不當引古文台爲嗣又於音義言台讀曰嗣也或以爲張竦好古文章奏所稱是古文尙書此殆不然前漢

時古文藏在中秘世所不習竦奏欲以宣示朝野豈有引世所不習之書而以曉人耶况竦草奏中引堯典納于大麓爲秉冢宰職用今尙書大小夏侯解詁又確有明徵知其据今文尙書斷然無復可疑也江聲則謂古尙書亦實作不台其作弗嗣者乃僞孔氏之亂經抑又過矣喬樞按古文台爲嗣顯有漢書音義韋昭說可據其作台作怡者皆三家之今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尙書大傳曰上日元日受謂舜也

案鄭君尙書注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此亦今文家說也白虎通三
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
以應天是可證今文尙書說舜禹受命皆改正朔矣
史記五帝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集解曰鄭元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
義曰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尙書帝命驗云帝者
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
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注云唐

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
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燔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
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
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澂靜四行之主故謂
之神主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曰顯紀紀
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槩者黑
帝叶光紀之府名曰元槩槩法也水精元昧能權輕重
故謂之元槩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
靈府周曰青陽

案鄭君尙書注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江聲云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爲五府
之大名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卽告天也喬樞謂
鄭以唐虞五府猶周之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
子明堂左傳文公二年正義云左氏舊說及賈逵盧
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是漢儒經師
說皆如此故史記以文祖爲堯太祖也

漢書律厯志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
瞽叟生帝舜處虞之瀉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
德天下號曰有虞氏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嶠牛之孫

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
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
命依於倪皇啟明通知爲天下王

潛夫論五德志篇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舜虞其目
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麻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
樂九韶禪位於禹

論衡譴告篇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
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
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

論衡自紀篇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
中論爵祿篇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于文祖稱曰
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曰環

三國魏志文帝紀引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舜以土德
承堯之火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怙色舜發畎畝而
君天下若固有之

又引桓階等奏曰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
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

又引華歆虞詡王朗及九卿奏曰天命有去就然後帝
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

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又引獻帝冊詔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觀歷運之數移于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

又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詔曰蓋五帝之事尙矣仲尼盛稱堯舜魏魏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三國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王朗與靖書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尙書又過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言於論語

案魏志王朗傳言朗以通經拜郎中師太尉楊賜放

賜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楊氏世傳歐陽尚書
則朗師賜亦習歐陽之學矣

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尚書大傳曰齊中也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
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
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
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

案惠棟曰京房易略例云故處旋機以觀大運周公
禮殿記云旋機離常孟郁修堯廟碑云據旋機之政
皆與伏生大傳合段玉裁曰尚書釋文璿音旋竝無

璣音機之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德明本
作機故不爲音唐石經以下皆作璣此因上文璿從
玉旁而誤也又爾雅釋故郭注書曰在璿璣玉衡釋
文云璿音旋又作璇璣字無音知陸本亦作機也文
選顏延年宋皇后哀策曰仰陟天璣李善注云天璣
喻帝位也尙書攷靈耀曰璿璣玉衡尙書爲此璣曹
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
按此正當云尙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
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曰璣與機同也其訓
釋則或以在璿璣爲在帝位或云觀於機衡而陟帝

位或專指儀器觀天言之今古家說之異也喬樞謂
伏生今文祇作璇璣歐陽尙書同大夏侯尙書亦同
今本史記漢書之作璿璣乃後人轉寫者改之其以
璇璣玉衡專指儀器觀天言之則小夏侯之說也

史記五帝紀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
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又封禪書尙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又律書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
母十二子

又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杓

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
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
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弟
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
七爲杓

又文耀鉤曰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
又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

案江聲云諸說皆以旋機玉衡爲北斗雖與大傳不

同其誼實皆是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是天體運轉而北辰乃其運轉之中央常居其處運而不移者故謂之旋機故曰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也蓋北極者天體左旋之機斗之言主北斗爲恒星之主恒星隨之而運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有餘而右旋一周者也則斗魁爲恒星右旋之機故北極斗魁皆爲旋機也斗柄則回轉于天如稱之衡故謂之玉衡言玉者蓋取其色白而晶瑩也斗柄所建可以審時王者順天時以出政必察視之故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孟子云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大傳則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据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時謂四時之事是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故云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乃俗儒謬解以旋機爲渾天儀以玉衡爲其中橫管所以闕儀者夫天垂象以示人昭然易見豈以聖人之明睿猶不能審而必假機械之器以爲智乎甚者改旋機爲璿璣謂璣衡皆以美玉爲之馬季長亦爲是說與大傳乖異喬樞謂以旋機玉衡爲渾天儀者蓋小夏侯之說蔡邕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

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近得其情又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寸而強蔡邕書石經用小夏侯今文則其說璇璣玉衡當亦本之小夏侯也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攷闳與妄人皆武帝時人其時渾天儀象尙未鑄作歐陽尙書已立學官張生亦爲博士大夏侯之學傳自先世都尉及始昌隨家法而守師說當亦無變惟小夏侯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故立說時有不同耳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篇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
言察身以知天也

說苑辨物篇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之律厯攷
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厯
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
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

漢書王莽傳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

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

又郎顛傳顛條便宜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旋機動作與天相應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曰考在機衡以正厯象庶乎有益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劉廙等言曰堯稱厯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又引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又管甯傳正始太僕陶邛一等薦甯曰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又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
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
七曜循度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尙書大傳注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
徧于羣神

禮記王制正義引尙書大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云所視者謂其牲
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

案此卽釋秩字之義也又風俗通山澤篇引其餘山

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

說苑辨物篇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瀆于羣神

遂類于上帝

史記封禪書尙書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

羣神

案說文帛部云禘帛屬也从二帛禘古文禘虞書曰禘類于上帝據許言禘爲古文則禘爲今文矣史記漢書引皆作遂者以詁訓代之也肆遂也見大戴禮夏小正傳此古訓也周禮鍾師職杜子春注引呂叔玉國語注亦云肆遂也是肆有遂義或今文尙書有逕作遂字者未可知也

漢書郊祀志虞書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

川徧于羣神

又敘傳述郊祀志云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
秩山川

案王莽傳云虞帝受終文祖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所引與郊祀志同據漢書及
說苑辨物篇與大傳注則經本作望秩于山川而史
記所引今文尙書皆無秩字論衡祭意篇引尙書文
亦同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與古文尙書合
後漢書光武紀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

詩皇矣正義引尙書夏侯歐陽說類以事類祭之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

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經異詁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

案許君異詁又引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是從古尙書說說文解字示部云禴以事類祭天神是用今尙書說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燔于六宗

尙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燔于六宗此之謂也

卷一
○注云煙祭也字當爲禋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也月令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
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也

洪适隸釋魏受禪碑煙于六宗

案大傳煙字舊作灑先大夫曰路史餘論五云禋于
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據此是大傳字从火旁
灑作煙故鄭注直釋之曰祭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也
是鄭据堯典禋于六宗之文以解禮也他書誤爲灑

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晨祀孔子廟碑以供煙祀樊
毅修西嶽廟記奠柴燎煙西京賦升高煙于太乙皆
作煙字與大傳合

禮記祭法正義引異誼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
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
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論衡祭意篇尙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

案仲任釋六宗正用歐陽家說段玉裁云六宗諸家

說各不同詳司馬彪祭祀志注劉昭有取於虞喜地祭之說其言曰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同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加土正合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按曰虞書不同曰虞書加土則梁時尙書其字作塋或從俗作壇不作禋也謂塋卽爾雅之祭地曰瘞埋故曰正合祭義劉昭在梁時所據者不同如此喬樅按古文尙書當是作塋字故虞喜說以瘞埋爲解其作煙作禋者二家尙書之異文也

馬鄭王古文尙書注皆讀從今文禋字餘詳歐陽夏
侯經說攷

何休公羊傳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
天牲角爾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
山川視卿大夫

案邵公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並稱知其
解六宗當亦用歐陽夏侯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
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爲說也

望于山川辯于羣神

史記五帝紀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

神○徐廣曰辯音班○正義曰辯音遍謂遍祭羣神也
案惠棟云樊毅修西嶽唐記云辯于羣神辯亦音班
也後漢建武石刻及黃圖元始儀皆云班于羣神江
聲曰鄭注儀禮士虞記云古文班或爲辦辦辯字同
然則古或以辯爲徧或以辯爲班矣喬樅攷儀禮鄉
飲酒鄭注云今文辯皆爲徧大射儀注同是辯爲古
字徧乃今字也伏生爲秦博士其所傳尙書時亦兼
存古文小篆惟鼂錯所受則寫以隸故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今文各有同異或用古字或用今字如此經
辯于羣神或作徧或作班之類是也

班于羣神

揚雄太常箴曰稱秩元祀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元始儀曰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班于羣神
揖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班瑞于羣后

史記五帝紀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集解曰馬融云揖斂也

又封禪書尙書曰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音義曰還一作班

漢書郊祀志虞書曰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

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

案揖尙書正義本作輯惠棟云史記作揖五瑞魏修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蓋古字皆以揖爲輯王鳴盛云國語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揖輯字通江聲曰馬融注又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歛之使舜親往班之聲謂羣后卽四嶽羣牧堯命歛其瑞旣乃擇月日使舜見之而還反其瑞焉使若舜特班之者故言班瑞非謂舜親往班之也喬樅謂史記五帝紀述堯典文作揖五瑞見四嶽諸牧則封禪書所引虞書當亦同其作輯作岳者疑

後人依今本尙書改之耳或曰白虎通引尙書亦作
輯五瑞蓋三家今文有作輯者以古字指輯通用也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篇曰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
教也尙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
符信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
珪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琯之爲言管也上有
所覆下有所冒尙書大傳曰天子執琯以朝諸侯又曰
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
其國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

少黜以爵

周禮玉人疏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旨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旨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敢進

陳祥道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旨言下之必有旨不敢專達也天子執旨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旨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

義則不見屬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一

一之下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一

唐書

堯典第一

今文尙書一

一之下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一生一死摯如五
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
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初禮歸假於
禰祖用特

史記五帝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
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廟廟用特牛
禮○集解曰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三
帛三孤所執也一死雉士所執也五器上五玉五玉禮
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立曰歲二月建卯之月
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五玉卽五瑞也執之曰瑞
陳列曰玉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
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望秩於

山川乃以秩望祭東方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二生羔鴈也鄭立注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性馴可生爲摯雉不可生爲摯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摯音至執也鄭立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案公羊傳隱公八年徐彥疏引鄭尙書注曰歲二月

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攷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建丑
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
爲正歲之二月故知此爲正歲建卯之月也鄭注周
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
令者審也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段玉裁云
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
歲言歲終言歲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上推唐虞早
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
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上不
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

數得天稱歲自唐虞以來已無異說作堯典者夏之
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

二生一死贄

史記封禪書尙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
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
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
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
嶽嵩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泰山一名岱宗東岳也
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衡山一名岫巖山在衡州

湘潭縣西四十里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四十里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索隱曰中岳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案說文示部云紫燒柴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紫禱古文紫又火部云燎紫祭天也據古文作禱則紫乃今文也尚書釋文引馬融注云紫者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今經典通用作柴而紫字廢矣又二牲五帝紀作生惟漢書郊祀志及風俗通並續漢書祭祀志所載光武封禪刻石文作牲

與封禪書合然則作牲者蓋歐陽尚書本也五帝紀
生字或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尚書校勘記云宋單
疏本作牲是經文古本如此今經注及疏俱作生古
本遂湮矣贊尚書釋文云本或作摯按摯贊古書通
用禮記摯字本亦作贊

二月東巡狩脩五禮五樂五月巡守至南嶽八月巡守至
西嶽十一月巡守至北嶽

漢書郊祀志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者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贊五

月巡守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尙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二牲羔鴈也

案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此用今

文尚書也故作假于祖禰與今文尚書作禰祖者同
與古文尚書作藝祖者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
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所據尚書堯典亦有脩五
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證明班固漢書多
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昭合
也迨後歐陽大小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
可考後人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
故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
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師古之解五樂謂春則琴
瑟云云實襲漢書音義舊說以爲之注也又巡狩漢

書引作巡守按巡狩本取巡所守之義則當以作守者爲正禮記王制正作巡守與郊祀志同是夏侯尙書本作守字也

還至嵩如初禮

何休公羊傳隱公八年解詁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用特

案隸古定本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釋文引姚方興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又云中嶽高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邵公解詁所引尙書曰云云真今文家之本也但其引經文亦無五樂二字者或亦後人轉寫据梅賾本尙書以爲衍文而去之如假改從格禰祖改從藝祖之類乎公羊釋文云格本又作假同古百反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案格字作假者是也禰字作藝者非也段玉裁云何所据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文說可證也淺

人改禰作藝非何意矣

又案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應劭風俗通義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都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文古文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本無中嶽喬樅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者蓋指

覲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諸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異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神之禮中嶽自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惠棟亦云今文尙書不可考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皙陽儀伯之樂舞龔哉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

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
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
朱于秋祀桺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倣
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
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
舞齊落歌曰緜緜和伯之樂舞丹鳳歌曰齊樂素和伯之樂一
段舊有舛錯今訂正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
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
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
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著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故爲四嶽其後稍死鵠毖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樂正樂官之長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

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柴陽伯猶言
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
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
也哲當爲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契爲
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當爲義義仲之後
也變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
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
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夏伯夏官
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言象物之滋曼或然
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羲伯羲叔之後也將陽言象

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
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秋官士也臯陶掌之蔡猶
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和仲之後也元鶴
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宏山恆山也十有
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
北稱幽都也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
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
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八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太簇南
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

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填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

案伏生此傳說脩五樂事至詳且悉皆巡守時之事則其所傳尙書經脩五禮之下五玉之上有五樂二字明甚今文三家尙書皆出自伏生亦必有五樂二字故漢書郊祀志引虞書猶載其文也

尙書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

案段玉裁云此與禮記曾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

正釋經歸假于祖禰也淺人乃刪去大傳禰字攷古文尙書作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禰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也許叔重說文不收禰字故呂伯雝錄之於字林以補叔重闕遺何休注公羊曰父死稱考入庶稱禰徐疏引舊說云禰字示旁爾言雖可入庶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小徐本說文示部有禰字云秋旼也从示爾聲然則禰庶字本當作邇庶而假秋旼之字也

禮含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

用一色之帛

案公羊傳疏引鄭尙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
王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繪高辛氏
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皆用白繪周禮改之爲纁也
攷史記正義先引馬融曰三帛三孤所執也又引鄭
玄云云與公羊疏同馬以三帛爲三孤所執此蓋古
文尙書說也鄭君解三帛與舍文嘉誼同是用今文

家尙書說

叶時月正日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

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
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
尙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案叶者叶之或體說文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彳从十
叶古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

又曰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仲
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
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
至于北嶽又曰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爲祭天告至尙書

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
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
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
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類祭
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
何辭從卑不復畱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卽祭告
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然後乃辭出王
者諸侯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
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廟主以幣帛皮圭
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

者明廟不可空也

又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猶猶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嶽爲華山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言其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又三軍篇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禰祖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

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假于祖
禴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

案此篇引尙書曰歸假于禴祖今本作藝祖段玉裁
云此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攷巡守篇亦引歸假
于祖禴不應此獨同古文尙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
者將出辭於禴還格於祖禴下引王制證辭於禴引
尙書證還格於祖禴則斷非藝祖字況下文又云尙
書言歸假於祖禴可證乎

說苑修文篇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
守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

望祀山川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
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有一月北
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廟用特

論衡超奇篇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
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風俗通正失篇謹案尙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
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蓋王者
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
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唯泰山乎

又山澤篇尙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山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嶠也嶠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又曰謹案尙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

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使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珍
物可貢獻也河者播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
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漢書律厯志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
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
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
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
之以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

氣正十二律定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
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
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
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
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
之平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
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

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又曰假于祖禰

又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又張純傳純奏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

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
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厯象庶乎有益

徧于羣神

詩周頌鄭箋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
于山川徧于羣神

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載泰山刻石文曰惟建武三十有二年
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
遂觀東后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費
案周頌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

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喬樅謂據光武泰山刻石亦有班于羣神四字與鄭所引尙書文合是今文尙書本有此一句也今附錄之於此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史記五帝紀五歲一巡守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尙書大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又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又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又曰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
讓居士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
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
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
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

案說苑所傳卽錄尚書大傳之文也攷韓詩外傳卷
六載古者有命民云云至而亂斯止矣與說苑修文
篇同亦採尚書大傳語皆今文家之言也

白虎通巡狩篇曰巡狩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
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天道三
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
案白虎通說與尚書大傳誼同三歲一閏天道小備
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
一巡狩皆今文家經師之說也

又曰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
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韋昭國語注引唐固曰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

公羊傳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案馬融解四朝爲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玄解四朝爲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而鄭與馬說又不同也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朝乃

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
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尙書異
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尙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
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
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尙書說合者以其同一
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
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
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
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

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

如從邵公之說爲長也

又案虞書九共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
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然則述職之事
卽此經所謂敷奏以言蓋攷績以觀其治否而定功
罪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巡狩四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
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

又建初元年詔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

政有異迹

傅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
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傅
讀曰敷

案傅敷古相通用禹貢禹敷土大戴禮作傅土史記
夏本紀亦作傅土可證也宣帝紀敷奏作傅奏蓋三
家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
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

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說文言部曰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

尙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

案据大傳則封十有二山文在兆十二州之前與隸古定本尙書不同

肇十有二州

史記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泱川○集解曰馬融曰禹平

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

案兆肇古書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此大傳注解同說文作埽引周禮曰埽五帝于四郊然則埽者兆之古文兆其消借字肇乃通假字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又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案地理志又曰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亦云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有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爾雅釋文引鄭尙書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馬鄭皆治古文尙書均以舜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其說非是十二州自是唐堯之制此時帝堯尙在舜但攝位而已豈遽改制而分九州爲十二

州乎谷永云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
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注云唐虞
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漢地南北廣
萬三千里也是帝王受命創制改物有更定州界之
事舜之更制九州當在堯崩之後觀三年喪畢月正
元日舜格于文祖尙是咨十有二牧則踐位之初猶
未改制也其後乃始定爲九州耳江聲曰先儒以肇
之言始解爲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
蓋自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爲兆域
以祭分星於義允愿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

二次實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于某次則災祥應于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良允喬樞謂十二州九州皆取象於天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史記天官書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然則九州之制乃取象于北斗九星也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

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
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
也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
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
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
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
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
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
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
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王戌爲

恆山凡八郡弟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
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
爲長沙凡五郡弟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
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
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弟六星主揚州常
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吳郡會稽己巳
爲廬江辛巳爲丹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弟七星主
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丙午爲汝南戊
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王午爲梁國凡五郡弟八星
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

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凡八郡弟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張衡靈憲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有象可效有形可度則是聖王制州或九或十有二皆取法於天象也徐整長麻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攷鄭君注

尚書雖從古文說而大傳之注實據今文家言固於
今文古文各隨家法而爲之解此鄭學之所以爲宏
通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裁
肆赦怙終賊刑

史記五帝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眚裁過赦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案終眾古者通用以音同故也春秋桓五年螽公羊
作蠲說文螽或從虫眾聲螽古文作蠲是其證也

尚書大傳唐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

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云純緣也時人
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履也幪巾也
使不得冠飾

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
以墨幪其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史記孝文本紀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爲侈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鈇鑕之屬慘苦無極念
其痛毒怵然動心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胥裁肆赦周公作戒勿

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韋昭國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

又青龍五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

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

史記五帝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
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按古文作恤哉
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

案恤卹古相通用文選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穀
之卹李善註引尙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尙書
釋文恤下不言馬鄭本異同知古文尙書作恤字恤
讀與恤同詩魯頌閟宮有恤毛傳引孟仲子曰恤清
靜也恤與溢通溢字釋詁訓慎又與謐通謐字釋詁
與慎同訓爲靜然則謐皆靜慎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恤得與謚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譏以溢我廣韻引云譏以謚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以恤我是謚與恤相通之驗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靜字也段玉裁據史記音義謂漢書刑法志當本作謚此恤字乃淺人改之然無左驗未可輕議竊謂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固不必盡同而古文與三家今文亦不必盡異也作謚作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馬鄭古文尙書與三家今文之作恤者同與作謚者異段說未免近

泥耳

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臯而天下咸服

史記五帝紀讎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
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
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
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讎兜
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
山以變東夷四臯而天下咸服

案說文山部云窳塞也从山歟聲讀若虞書窳三苗

之竅段玉裁云用本字爲音說文全書內無此例二
竅字皆竄之誤孟子萬章篇竄作殺殺非殺戮卽竄
之假借字也左傳蔡蔡叔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蔡
按說文繇蔡散之也古無去聲竄讀如鏃經典竄蔡
殺蔡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放流之也喬樞謂段說未
審作竄者今文尚書也說文竅字下如果引虞書作
竄無緣兩竄字竝誤爲竅蓋竄字古文作竅許所引
虞書据古文也後人轉寫不能分別竅竄二字故二
竅字譌作竅與上文竅本字同耳集韻云竄古作竅
是丁度所見說文正作竅讀若虞書竅三苗之竅故

知竅爲竅古字也大戴禮作歟歟字當亦竅之譌耳
又罪字史記作臯段玉裁云此周字也尙書作罪者
秦文也蓋漢人以俗行字改之故漢以後經典本無
臯字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
三苗殛鯀然後天下大服

又鮑宣傳宣上書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又劉向傳昔者共工驩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
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

至今○又曰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又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

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又朱浮傳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尙優游四凶厭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又梁統傳統上疏曰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馭之誅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法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

又傅燮傳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
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
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大戴禮五帝德篇曰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
於崇山以變南蠻馭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
山以變東夷

淮南脩務訓曰堯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

桓寬鹽鐵論論誅篇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又周秦篇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

論衡率性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

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

又儒增篇舜征有苗四子服罪

又恢國篇共工之行靖言庸回驩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繇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

越絕書舜之時繇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繇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繇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極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繇不從令

吳越春秋堯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繇之治水

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楚詞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于逸注曰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案江聲云三年僞孔本作三載正義本改作三載按孟子所引上言二十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上屬爲句不可改作載而下屬也喬樅謂古文尙書作三載見帝王世紀今文尙書或作載或作年蓋三家本間有不同耳

攷白虎通引尙書是作三載此正据今文尙書之經也三載兩字爲句不必強分屬上屬下致生枝節

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曰徐廣云堯在位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劉向曰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成陽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

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案說文攴部殂往死也从攴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殂此据古文尙書也今大徐本多一落字小徐本少一放字皆非許氏之舊師古註漢書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無落字與說文合所据當是馬鄭王古文尙書本也孟子書春秋繁露白虎通引書皆作殂落與今文尙書本同爾雅釋詁亦云殂落死也段玉裁曰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之卽眞也始言舜格於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爲堯名而

云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俎不可通矣於是易
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段說是也又案師古注
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俎字从彳作俎與孟子萬章
篇論衡氣壽篇文同疑作俎者是今文尙書之異字
據說文云俎往死也俎有往義故以往死爲訓此亦
以今文申釋古文也帝王世紀言堯與方回遊於陽
城而崩其說當亦本之今文尙書說馬鄭王本或亦
有從今文作俎者故師古引之如此

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

帝爲載三王爲季尙書曰三載四海邊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季謂三王也

案段玉裁曰白虎四時篇引尙書三載云云此載字或後人以今本尙書改之者喬樞謂此段氏攷之不審也白虎通明言二帝爲載三王爲季故先引堯典以證載字又引無逸以證年字非出後人所改之也又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憐痛之舜見終各一也盧文

昭云各字疑是衍文

喪者亾人死謂之喪言其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不忍言尙書曰武王旣喪知據死

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君子之喪親也
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
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
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間諸
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
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
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迄于季冬正月郊祀
八音當奏○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過密八音過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

之

後漢書李固傳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案此所言正是舜居堯喪之事蓋本於今文家尙書說也稽古承天之語與王莽傳載博士諸儒議所云則天稽古而損益焉正合皆以古爲天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詔曰昔放勛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過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

放勳乃徂落

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過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祖落九十八歲未
在位之時必已成人計數百有餘矣

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

案薛綜東京賦注引尙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二字誤倒作正月非是

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
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

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集解曰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案此所引劉熙說卽熙孟子注中語也孫奭孟子疏引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攷趙岐孟子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訓義與熙微異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

又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尙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

色此謂通天三統

案書傳解正朔二字義最明晰先大夫曰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也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

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示事先祖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矣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

養而成之故爲文尙書大傳曰王者一文一質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物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案三志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江聲曰如其說則舜禹皆未改朔自唐至夏皆建寅者蓋篡逆之世經術道消衰說競偏故有是說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白虎通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王通天

下之三統也若舜禹皆未改正則一統相襲當夏之

世何以通三統乎必不然矣且經於上文言正月而此特變言月正正月者猶是正月也月正者改月之正也不然曷爲異其文哉是知鄭注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說精確不可以易也

蔡邕獨斷曰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鐘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案漢儒說三正多舉夏殷周爲言者示人以易曉也

其實三正之統唐虞以前皆承用之故三統紀推伏羲爲天統色尙赤神農爲地統色尙黑黃帝爲人統色尙白少昊黃帝子亦尙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尙赤堯爲人統故用白三統歷云天統之正始生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彙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是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也由堯遞推之舜用天統色尙赤夏爲地統色尙黑殷用人統色尙白周用天統色尙赤正色三而復者也三統若循連環周而復始從可知矣

詢于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記五帝紀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尙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

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又邳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

延直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
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
謬謬以昌不以誹謗爲罪

又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
潛夫論明闇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靖言庸
回弗能惑也

達四窻

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

左傳文十八年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案段玉裁云蓋尙書本作囟窗之或字窻又窗之俗體聰又囟之同音字作囟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喬樅謂尙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尙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尙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尙書之文矣據郵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彙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歟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同一今文尙書皆出伏生所傳授而其闢文字

讀之者各異故治三家尚書者所從爲之訓義亦各異

谷十有二枚曰欽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食哉惟時僞孔傳云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許宗彥曰食哉惟時四字不辭攷此經下文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文法正與此同食哉當爲欽哉之譌篆文欽字偏旁與食字形近文蝕其半故譌作食耳許說以經證經極爲精確孔傳之爲贗作此其顯然者矣

史紀五帝紀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漢書朱博傳何武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又百官公卿表敘曰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也

案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者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

又敘傳述宣紀曰柔遠能邇輝耀威靈

案江聲云詩民勞篇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仰也安
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詩釋文引鄭注尙書云能恣
也詩正義云尙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仰
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喬樅攷詩釋文引徐云能
毛如字鄭奴代反是知鄭訓能爲仰從三家今文故
與毛古文異也此經王肅注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亦以能讀如字肅好馬融而與鄭爲難故訓能如字
從古尙書說今據鄭君箋詩用今文說則其注尙書
亦用今文說可知矣

蠻夷帥服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案帥率古者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詩周頌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是其古通之驗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何尙質使大夫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有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

案旁方古書通用旁立三人者謂方立三人也四方凡十有二人此唐堯之制也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
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
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
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有飢寒而不得衣食
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卿大夫謀
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
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何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

四目通四聰

舜曰咨四獄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度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皋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史記五帝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惟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

案說文心部云懋勉也从心林聲虞書曰惟時懋哉
悉或省作忝者蓋三家之異文也又竹部云扃眾與詞也从竹自聲虞書曰扃咎絲罔古文泉据許書則三家今文皆當作泉字今正義本尙書作暨乃世俗通用之字史記以詒訓代經文故作與也

又夏本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舜曰嗟然命女禹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舜曰女其往視事矣

又六國表敘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於石紐西夷之人矣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又曾子制言篇昔者舜見耕者五耨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土壘壘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舉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淮南原道訓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

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內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又脩務訓禹沐浴溼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木平治水土定于八百國

又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又曰禹之治水以身解于陽昞之河注云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陽昞河在秦地

又精神訓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師舟中之人

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
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
龍乃弭耳揮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故觀禹之志乃

知天下之細也

案論衡異虛篇
所載與淮南同

又要略訓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剔
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江湖而定東海

又秦族訓禹鑿龍門關伊闕決江濬河因水之流也

說苑君道篇河閒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
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
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

利歸於民也

又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鹽鐵論論鄒篇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墮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

潛夫論五德志篇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

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論衡順鼓篇舜遭洪水使禹治之百川東流

又恢國篇禹以司空緣功代舜

越絕書八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種播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烏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羣柳桐棺穿壙七尺上無

漏洩下無卽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尙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時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

吳越春秋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孕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胷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鯀受命治水九載功不成殛于羽山舜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經麻中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

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
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
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
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東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徘徊
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
共謀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
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
使益疏而記之故名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
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小理黃
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

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
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
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
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
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
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
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
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徇崑崙察六扈脈
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漠青泉赤淵
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疎九河於潛淵開五水

於東北鑿龍山闢伊闕平易水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
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奠於此乃
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
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夜哭泣氣不屬聲
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
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
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
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卽天子之位
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

四方羣臣一示中外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天下喁喁兒思母子歸父而畱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皇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嘆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

絕於斯矣命羣臣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於會稽之山葦
榔桐棺穿壙七尺下不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
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
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
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

風俗通皇霸篇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
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
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
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兪曰伯禹禹平水土是
也

漢書律厯志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

又敘傳述武紀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

又百官公卿表序禹作司空平水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難蜀父老曰昔在洪水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時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胼胝無胼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

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案策問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之語故宏對云然喬縱攷董仲舒春秋繁露煖煥孰多篇引尙書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云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是堯崩之後復有水災但與堯時洪水不同耳仲舒之言蓋亦本於尙書說武帝時尙書之學初立歐陽博士尙未盛行宏於經非治尙書故言未聞禹之有水耳

後漢書許揚傳昔大禹決江疎河以利天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三國志高堂隆傳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泉咎絲

說文竹部泉眾與詞也从竹自聲虞書曰泉咎絲累古文泉

案據說文云累古文泉則知所稱虞書泉咎絲乃今

文尚書也段玉裁云各本皆作衆詞與也惟廣韻六
至作衆與詞也不誤衆與猶言多與以其字从从故
言衆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卽少與亦謂
之衆

帝曰棄黎民祖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史記五帝紀帝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又周本紀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
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
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弃

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郃號曰后稷別姓
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徐廣曰
今文尙書云祖饑故此作始饑祖始也郃今黎鄉在扶
風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棄作后稷○應劭曰棄臣名也后
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

又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
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

案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祖讀曰阻阻見也時讀曰
蒔始者洪水時衆民見于飢女居稷官播蒔五穀以

救活之詩釋文引馬云祖始也馬鄭皆治古文尙書
鄭從古文家故讀祖爲阻馬參用今文家故與史記

訓合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
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
其所長也

淮南泰族訓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用地之勢也

論衡率性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
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羊不敢踐之實之

水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
大佐堯位至司馬

又初稟篇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

又本性篇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
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

周聖師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
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
命曰后稷

吳越春秋棄爲兒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青赤黃黑陵水高下黍稷黍禾粟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
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爲農
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妣姬氏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
史記五帝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
敬敷五教在寬○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字
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又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夏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案說文心部慤順也从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慤許所引書據古文也今文皆作訓字史記殷本紀從今文作五品不訓而五帝紀作馴者五帝紀以詁訓代經文也漢書孝文本紀云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教馴卽教訓古書通用此其驗已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禹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案漢書東方朔傳契爲鴻臚注引應劭曰禹作司徒
敬敷五教師古曰契讀與高同字本作契蓋後從省
耳喬樞攷說文米部云禹古文契內部云禹蟲也禹
从內象形讀與契同禹古文禹人部云契高辛氏之
子堯司徒殷之先从人契聲是契爲正字禹爲古文
假借字尙書古文用假借作禹今文當作契其作契
者乃契之消文耳

又韋元成傳元成作詩曰五品以訓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
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潛夫論五德志篇娥簡荻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
親百姓順五品

又志姓氏篇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
有夏賜伯夷姓姜氏曰有呂

說苑貴德篇聖王佈德施惠非求教於百姓也君子致
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古者溝防不脩水爲人害禹鑿龍
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畝
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是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案復思篇云邠古有陰德於孝宣帝宣帝將封之會
吉病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
曰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
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
夏侯勝之言與此篇正合知此爲大夏侯尙書說也
遜字疑後人依尙書正義本所改古文作遜見說文
今文作訓見史記漢書正義本改作遜非其誼矣又
周禮地官序官注云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此亦鄭
君注禮用今文尙書之明證也

論衡非韓篇曰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

悼王良馴馬之心而堯舜順民之意治國猶治身也推
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

案訓字之義爲馴爲順故仲任之語云然其義卽本
之今文尙書也

後漢書明帝紀建初元年詔曰五教在寬帝典所美
又和帝紀永和七年詔曰深惟庶事五教在寬

案明帝從桓榮受尙書和帝從桓郁受尙書皆習歐
陽氏之學也

又鄧禹傳拜禹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鄧禹傳言孫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帝者安帝也然則鄧氏家世亦習歐陽尚書矣

又王暢傳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又陳蕃傳蕃上疏曰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又周舉傳陽嘉三年策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又謝夷吾傳班固見夷吾曰上令三辰順軌於曆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

又劉愷傳陳忠疏曰調訓五品

又寇榮傳曰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往
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史記殷本紀述帝命契之辭曰汝爲司徒而敬敷
五教五教在寬疊五教二字後漢書載鄧禹策文續
漢志注引夏勤策文皆疊五教二字與殷本紀合袁
宏後漢紀三十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亦與殷本
紀文同皆用今文尙書也段玉裁云唐石經五教之
下疊五教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磨去重刻然則

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是古文今文並同也

三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曹羲表曰臣聞唐虞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尹爲首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女作士

史記五帝紀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

寇賊奸宄

尙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馬公一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

責之司空

又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墜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今尙書說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粒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

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案尙書大傳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此倣周制而言之也大傳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唐虞皆有三公明矣鄭注大傳又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此說唐虞之官制也然則九卿者蓋益以虞及典樂納言其司空一官卽

共工所改名周禮疏敘引鄭尙書注云初堯冬官爲
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
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
之職爲共工是知舜所命之九官卽所謂九卿矣又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
主土或說當卽指韓詩外傳也據尙書大傳有天公
地公人公之稱則韓詩亦用今文尙書說也棄居稷
爲天官又兼司馬故云司馬主天禹作司空主平水
土左傳文公二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服虔注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故云司空主土契爲

司徒主布五教皆所以明人倫之事故云司徒主人三公者通職名無正官且不必備舜以司徒因堯授禪則司徒公是也禹以司空緣功代舜則司空公是也

許慎五經異議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咎繇

漢書刑法志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

又食貨志莽下詔曰蠻夷猾夏寇賊姦軌

又百官公卿表敘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
之長

又王莽傳曰莽下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又策嚴尤
曰蠻夷猾夷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又敘傳述匈奴傳曰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又匈奴傳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案臯陶漢書作咎繇者三家之異文也姦軌或作奸
宄古書多相通用以軌爲宄猶以治爲亂也周禮秋
官司刑疏及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尙書云由外

爲姦起內爲軌是古文亦作軌字史記正義云軌或作兪

潛夫論志姓氏篇高陽氏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

又李固傳曰寇賊姦軌

又馮緄傳延熹五年詔策緄曰蠻夷猾夏

呂氏春秋君守篇高誘注曰虞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通體每行十字惟自哉帝曰弃
以下六行每行九字諦視初刻則此行皆十字也一
行曰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二行口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三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四行
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曰五行曰皋陶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六行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五刑有字形皆
隱隱可辨第六行石殘毀首七字新舊刻皆漫滅五
刑有之上疑其同倫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
疊五刑二字與上節疊五教文法同非此則第六行
祇有汝作士五刑有六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

去在寬上疊五教二字又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
六字因改此六行爲每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
刻時所據之本不同今本也喬樞攷高誘呂覽注引
虞書女作士師卽接五刑有服知今文尙書女作士
之下實無此四字此今文古文之本有不同也古文
尙書有此四字或鄭注本載有古今文異同如詩都
人士首章禮記注言毛詩有之三家則亾之例或漢
所勒石經無之故覆定石經者據以刪去作士下四
字其上文五教二字或亦據他本尙書無疊五教二
字者故併刪去之不然覆定石經者何緣憑空妄刪

耶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五帝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惟明能信○集解曰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
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旣服五
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
之差亦有二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
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正義曰度尙書作宅

案尙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此古文家說也攷
國語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

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
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賈逵
注云用甲兵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
朝士已下於市韋昭注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
也是韋昭解三次與賈侍中同賈韋二注當是今尙
書說後漢書賈逵傳言逵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建初
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著白虎通義逵
以校書郎與議白虎通所稱尙書皆今文家說其後
始受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及古文同異故諸
所引賈侍中說多大夏侯尙書之義也

韋昭國語注曰五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書曰
後至者斬割劓用刀斷絕用鋸亦有大辟鑕臙刑笞黥
刑也鞭官刑扑教刑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鑕笞鞭扑
也次處也三次野朝市

淮南兵略訓兵之從來者遠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
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
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伐亂也教之以道導
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
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
所利者多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

又脩務訓舉陶馬喙是爲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清
案江聲云此五刑實不同前文五刑當以賈韋說甲
兵斧鉞刀鋸鑕笮鞭扑爲當或據孝經說言五帝畫
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疑唐虞之世無肉刑此
不然也夫蠻夷猶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
則五刑自當有甲兵斧鉞矣至於刀鋸鑕笮則是墨
劓跣宮大辟也象刑則墨劓跣宮大辟之象也蓋制
是刑而復設是象有犯者則用象刑乃可無用肉刑
也然其時之民重恥其畏象刑尤甚於畏肉刑罕有
犯者則雖有象刑用之蓋尠況肉刑乎然刑制固不

可廢也時咎繇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喬
樞謂江說甚允此命咎繇之詞以蠻夷猾夏爲言則
非用甲兵征討不可三就自當以原野朝市爲是同
族之適甸師乃係周制未可以證唐虞之典也

潛夫論德化篇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
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
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是以聖帝明王
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
也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荀悅申鑒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
禁民爲非也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
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
說呂望之策故能光崇其業允協大中

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彧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
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

又陶謙傳注引吳書謙上書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
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

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朱斯臬伯譽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爲共工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又古今人表朱斯伯譽列垂與伯益之間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父斯伯與父朱聲近伯柏與譽古相通假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

又案漢書古今人表朱斯柏譽爲二人列上中尙書正義釋二十有二人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獄是鄭亦以及斯伯與爲二臣也王夫之書經稗疏云山海經言逢伯陵生鼓延及及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鍾而世本云倕作鍾是則鼓延二人或佐垂作之也則爲侯之及或卽此及旣以及爲一人則斯自是別人矣及以積竹爲兵建於兵車者斯方蓋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及斯豈能爲二器者與若然則世本云伯與始作衣或卽此伯與之祖而孫蒙祖號不則若古之善射者皆名羿而

善縫紉者皆名伯與也實爲三臣皆垂之佐也下節命益
爰也斯也伯與也實爲三臣皆垂之佐也下節命益
有讓於朱虎熊羆之文書正義引鄭注亦以爲二臣
然考古今人表所載有伯虎有仲熊有季熊伯虎卽
益所讓之朱虎仲熊季熊卽益所讓之熊羆季熊疑
爲季羆之譌是孟堅明以朱虎熊羆爲三人矣證以
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狸音
近羆或季狸卽季羆歟爰斯伯與爲垂之佐者三臣
朱虎熊羆爲益之佐者亦三臣也惜書缺有闕他無
左證姑存之以備一解云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
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
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
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集解曰馬融曰上謂
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者○索隱曰卽高辛氏之子
伯虎仲熊也○正義曰爲佐爲益之佐也

案尙書正義謂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江聲曰揚
雄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實本
此經則古本皆作禹曰咎繇謨言臬益奏庶鮮食蓋

禹治水與益同事故知其能而特舉之偽傳本改作
僉曰非也喬縱謂馬鄭王本皆古文故作禹曰揚雄
亦好古文者故以爲禹任益虞今文尙書則但作僉
曰益哉與上下文僉曰伯禹僉曰垂哉僉曰伯夷爲
一例據史記五帝紀云皆曰益可是今文尙書作僉
曰之確證僞作孔傳者反從今文之本戾矣

又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
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
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子能成亦
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游爾後嗣將

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此卽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敘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大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正義曰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大業是皐陶矣

案秦風詩譜云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鄭君亦以伯

翳爲臯陶之子是用今文尙書說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赫作朕虞有草木鳥獸○應劭曰
赫伯益也虞掌山澤鳥獸官名也○師古曰赫古益字
也

案說文口部云赫籀文噤字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蓋假赫爲益字耳尙書正義引
鄭注云言朕虞重鳥獸艸木虞者掌山澤之官名不
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艸木故也據史記云
於是以益爲朕虞可知以朕虞二字名官矣漢書王
莽傳云水衡都尉曰予虞莽改官制卽仿堯典朕虞

之稱也

趙絕書三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
舜傳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
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
於益此之謂也

往才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

案才哉古相通用章樵注云古文尙書哉作才段玉
裁云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晁公武刊石於蜀
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溯厥

由來乃偽作古文尙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集解曰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元曰秩宗主秩尊卑○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

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案應劭釋三禮與馬融訓義合知古文今文說並相同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炎帝苗裔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

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又陳杞世家
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是四嶽
卽伯夷也王符潛夫論言四嶽伯夷爲堯典禮與太
史公史記合皆本尙書今文家說也

帝曰夔命汝興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
神人以和

史記五帝紀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稚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
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集解曰

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元曰胄子國子也案
尚書作胄子稗胄聲相近鄭元曰聲依永聲之曲折又
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神人以和者祖考來格羣后
德讓其一隅也

案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

融尚書注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釋文引馬云
胄長也攷爾

雅育胄皆訓長
則作胄字亦通

鄭注尚書云胄子國子也王肅與鄭

同又鄭周禮大司樂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本爲
教育子云育音胄本亦作胄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
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此胄

子之義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言教穉子物穉不
可以不養也教養天下之子弟卽馬所云教長天下
之子弟也爾雅釋詁育訓長又訓養胄亦訓長育胄
訓同長養誼通卽許所云養之使作善也然則今文
與古文字異而誼皆同也又漢書引此經作歌咏言
聲依咏攷尙書釋文云永徐音詠又如字今據史記
以長言爲訓則字當作永永長也禮記樂記云歌之
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馬鄭竝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又云聲之曲折
又依長言而爲之則依咏亦當從史記作永爲正矣

教胄子○歌咏言聲依咏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師古曰咏古詠字也

案段玉裁云古文尙書作胄子今文尙書則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稭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子稚子

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此穉子卽經之育子揚雄宗
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尙書作育子
可證也知古文尙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
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
王本爲音義馬本王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
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卽襲鄭注王制
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
說文十四篇去部曰育養子使從依玉篇及
眾經音義善也从
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尙書也大司樂注
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尙書也

攷育胄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

部爾雅猶如鹿舍人猶作鬻即鬻字郭音育胄亦可讀

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尙書胄長也長養義通而育胄訓同喬樅謂作育子者歐陽尙書也作胄子者大小夏侯尙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胄子訓爲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尙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尙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尙書作育子

而史記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
養也許所云養之使作善卽馬所云教養天下之子
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尙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
訓亦用尙書歐陽說也育冑皆三家今文所有之字
故鄭君注王制引虞書作教冑子注大司樂引虞書
作教育子不言其爲今文古文以三家竝立學官人
人所共肄業不待辭費若緇衣篇之引君奭周田觀
則古文與今文異故必分別言之古文爲割申勸今
博士讀爲厥亂勸也

又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

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

案說文咏或詠字也是咏詠字同哥者歌之渚文

又百官公卿表敘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
無相奪倫

春秋繁露正貫篇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
于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
是謂也

淮南泰族訓夔之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
風○注云夔堯典樂官也

論衡射短篇尙書曰詩言志歌咏言此時已有詩也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詩言志

續漢書律厯志曰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攷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風俗通聲音篇曰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又正矢篇曰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

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歸命汝典樂

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尙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据中候及樂說則歸字當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五帝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集解曰鄭元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

漢書禮樂志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案尙書虞夏傳言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

論衡感虛篇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又驗符篇唐虞之時百獸率舞

風俗通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

通神明按萬民成性類者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斷兩節而吹之以
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
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聲
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
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帝曰龍朕姿讒說殄行振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入
朕命惟允

史記五帝紀舜曰龍朕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命汝爲

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徐廣音義曰一云齊說殄
行振驚眾

案說文土部云塗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重文塋
云古文塗从土卽虞書曰朕塋讒說殄行塋疾惡也
据說文言塋爲古文則今文尙書皆作塗矣段玉裁
云說文卽下當有聲字古文以卽爲聲小篆改從次
聲者古音次讀如漆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卽列
女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
卽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塋字不訓以土增大
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卽聲疾聲皆在第十

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聖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

又案段玉裁云畏忌者聖之訓詁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止作爲張音危睡反耳殄爲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爲振驚朕眾之事也以爲代行則行讀如字據賈捐之傳今文尙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尙書管王之喉舌也

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引尙書注云納言如

今尙書管主喉舌也與應劭說同後漢書李固傳固
言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
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尙書出納王命李固
舉漢法以況蓋皆今文家之言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
言而帝命惟允

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篇舜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
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舌以示小民

案振震古書通用賈王引書竝作震驚此亦三家尙書之異文也入納古亦相通隸古定本作震驚朕師與漢書及潛夫論同作出納朕命與史記及漢書異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興○集解曰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元曰皆格於文祖時所敕命也

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尤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白虎通考黜篇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又曰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

考黜陟先削地而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
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
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
地明爵上不相隨也

又曰二王後不貶黜者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
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潛夫論考績篇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
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
萬民者也

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

無功而施罰

漢書食貨志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

又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

三國志杜恕傳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

帝之盛制

又曰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
鯀而放四凶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
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麻敬授民時使
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
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
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
平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
長夷烏夷羽民

又少閒篇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
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
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
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史記五帝紀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爲大理平
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
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
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
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
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

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烏夷四海之內咸
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
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集解曰鄭元曰息慎或謂之
肅慎東北夷○索隱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
人故先以撫字摠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
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
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
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
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
相近招音韶卽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也○正義曰

披謂傍其山邊以通鳥或作鳥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
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
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師南萬三千五百里
按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

說苑修文篇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
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
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
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
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
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

鳥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
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新序雜事二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
要荒來賓麟鳳在郊由任賢之功也

三國志步騭傳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
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
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

分火三苗

史記五帝紀分火三苗○集解曰鄭元曰所竄三苗爲
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韓詩外傳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
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左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
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
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問曰然
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
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
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
大體也

鹽鐵論論功篇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
是吾德不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

民古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

論衡率性篇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

案論衡此語蓋申釋虞舜所以分火三苗之意也其賢者撫之以恩其不肖者施之以教如此而有不遷善改過以化其惡者乎此堯舜之德所以無思不服也

分別三苗

三國志孫權傳權造爲漢吳盟曰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有苗于度而虞舜征焉

案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尙書鄭注違失事曰尙書分火三苗火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今攷說文八部云火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又艸部云莢戾也从艸而火火古文別據許言火爲古文別知今文尙書或但作別字鄭云火猶別也此乃以今文釋古文本無違失虞仲翔駁之非是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五帝紀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

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曰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皇甫謐曰或云二妃葬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

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之少也惡頸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案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終堯喪後又讓丹朱而後假于文祖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年適百歲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氣壽篇亦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岐注曰

書曰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二十在位二字作三傳云歷試二
年攝位二十八年又云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
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
二歲其說特異辨詳見後

論衡氣壽篇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何以明人年以百爲
壽也世閒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侷長百歲左
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
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

案古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段玉裁云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二十鄭君用
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
据今文尙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
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是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尙
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
位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趙岐孟子注書曰舜生
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孔刻孟子注誤作三十倘同古
文尙書作三十在位則不得爲五十而慕之證矣尙
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爲尙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三十登庸鄭注云三十當作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冲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今鄭本作二十登庸與方輿所据馬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若是墨墨而已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真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帝王

世紀曰舜年八十卽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皇甫亦用今文尙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午徵用壬午卽真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其紀堯者合而與堯典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十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卽真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慎徽五典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續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爲二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火三苗乃卽眞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輿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輿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亦不牽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爲易了錢氏曉徵以爲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謂他家於庸字

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句絕爲異也玉裁案劉恕
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
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
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大戴禮五帝德云
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
今文尙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
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
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
十言之今文尙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
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

大戴與今文尙書合鄭君云登庸二十是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方興本作徵未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徵登今古文之異耳陸德明敘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亾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旃頭買得上之是則正義本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採馬王之注僞爲之者脊徵五典已下經文卽馬王本更無疑矣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非馬季長語則

王子雍語也

淮南脩務訓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
巖穴各有室家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
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
梧禹葬會稽于時尙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
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國語魯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曰野死謂征有苗
死於蒼梧之野

三國志薛綜傳綜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又呂凱傳凱答雍闓曰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
之流聲無窮